學案小識

卷十一目錄

待訪錄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圃先生　李申耆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一

待訪錄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昀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爲宗主敬立誠端本績學潛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淸苦自甘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旣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

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汋蕺山先生之子也蕺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既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病强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

息絶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兢兢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横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確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藥園懇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奥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賾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即互相糾虔以為學

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箱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藹藹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

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桴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賾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桴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即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

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桴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韶字虞九號藥園其談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

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牵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元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暑跡迹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

無問窮達無問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烏程凌先生

先生諱克貞字渝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為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即所以盡性下學即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為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教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

而曰性即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即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即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即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

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散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

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已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闒茸者樂其教之脫畧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尙况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况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歷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

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靑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藴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

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其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

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温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即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遐

遥宇內必有頁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嘗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嘗與兒其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

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毁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顔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已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闇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

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已之功亦覺省力願與
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吝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慥颖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頽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

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躕而未有決者也即如謀生一事力既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既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

以容此正彼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咎即不可知恐爲已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君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尙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畧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

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習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悠悠無已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眞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

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顓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既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哭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覿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爭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盡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誡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

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岵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葱岵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淩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淩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為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

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騖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

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
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横流
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
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測
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
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闇修一室而聞風
者悅服覿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
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郤贄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爝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

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詖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爲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遘此道喪學絶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絶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

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
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既闢風動四方恐非龍
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
人於郊咸脢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與起餘干之功孰
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既無勢位之榮又
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
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
十畝之閒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
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
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

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胥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蓧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

人而師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距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嫺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世固有有名空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蘄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

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旣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於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惰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袚彗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慺慺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

朽木若曰自援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
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擕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
几奉杖於後毎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
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
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吷
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
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
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
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
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

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瞶得聽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已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

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濮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為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為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為祝開美矣夫甲酉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

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愼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闇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

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淩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簀已十年弱冠謁蟄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

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沖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尚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洤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

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與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即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覯况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

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饜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

其不能自已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洤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洤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

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

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尙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淸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

畢命燕市餘嚴歸師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爲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造造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旣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畧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畧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

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烱烱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畧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即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覘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即工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峯徵君與盩厔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

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畧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脉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蟫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峰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蛋雨獞猺雜居先是排猺負險跳

粱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涖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猺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奬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埥

交章以眞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
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愼
獨做起著衾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
以先生與孫夏峰湯潛庵張敬庵耿逸庵冉蟫庵竇靜
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
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
旨以理學眞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
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劾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卧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

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

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恒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頵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貞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甯晉馮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棘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

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荆州荆石首縣饑衆萬餘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

上閔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明

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
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
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絶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
者立五社簡好脩良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
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褻不率者而勸懲
之逾年教大行倣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劭
農靖民紓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水上章自劾因
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
請行皆報可是年不郊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
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

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聲聞士大夫上達
天子御製詩章區聯即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既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共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溉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力行徒尚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

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旣即任
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教
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温温然復舊
典答其拜也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騶從手操
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
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己善下類如此
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
納諫爲言言不及私
上聞悼惜賜一品諭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
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

之學淵懿純粹不爲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愼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爲謾罵也自居鄉涖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覶欿然若毫無所得諸已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奥又從吳廷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三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儕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官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脩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諸儒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

儒選才儁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辨釋寃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潛敏惠思渠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愼脩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

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藴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

不合聖籍之義酌爲節删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衞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璥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淇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衙郎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

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
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剪餘孽釋脅
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
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既還京忤冢
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
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勤䘏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
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
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
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
吶吶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

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即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愼終約編旣惓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烙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探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汨

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
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
先生涖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
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闈簡拔稱得人以
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
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
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
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
洛學編云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即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涖廣西之栁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蔚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

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爲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寓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傅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倉撫䘏全活甚衆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卽擢大名道不數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淸介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事牽連被謗屢次乞退乞休蒙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萬壽

賜禮部尚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
明程朱之學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
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
記數册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名心弱冠侍御歿家赤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爲京朝官雖貧賻不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爲困乏者適適如也至其爲政則盡心力以爲民不以潔己爲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習使猾民朘己者絶其根株及巡撫江蘇奏肅清漕運揭倉場漕丁需索回漕諸弊爲

州縣浮收藉口請一切嚴禁
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
寬隨處皆有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
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名宦祠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爲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爲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

能舉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且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爲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賾上下數千年以爲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爲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三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爲科律蓋文章自有眞也昔亡友閻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淵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

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恩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畧曰朱子作綱目草稿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漏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葢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鈴說筆削之旨爲晦蝕況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漏强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誣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畧錄取綱維約文申義其於

本書之參脩及後人淆亂者不復煩爲辨論而一裁於義法體愈求嚴義愈求精雖與朱子本意盡合與否未敢知然固朱子之所待於後者也司馬温公合累代之史以爲通鑑朱子合數賢之書而成綱目迂齋又繼承朱子意益復精研取歸至是夫以累世賢人君子接踵起竭心思智慮折衷義理之歸吾知必有當焉不爲空文而已也迂齋素深於春秋所著取義測解羣說之紛糾以求合聖裁茲書仍以說春秋法說綱目後之讀綱目者苟權衡於此可無憾其淆亂焉臺山羅先生與法先生書曰循復二序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

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於雕槃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敘亦有不可强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彞倫愼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彞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顯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

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圜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異器械殊緻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
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非所謂
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
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
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
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藉窺成務令朋
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先生立身行己至有
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先生尺
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
矣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甯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甯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間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别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

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尙無忽也哉所著有

尊聞居士集

姜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濰人睪睪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衆中危坐竟日無頹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詆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鎭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間濰大饑劚菜根爲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

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也教
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
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
洪翥安邱張先生貞盎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闇與
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尙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

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善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鬨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

盧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劬
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予言先生行事甚
悉因示以狀畧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
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
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卽此殆與炫詞華以邀
名者異矣

東安曾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

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畧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覲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

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緜蕝之芬擷其精華而非舉子
兎園之册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
氏鞏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
衆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
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
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
幾見末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有志不與庸伍晚年功夫益純溫和沖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善化李先生恒齋與之質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死生四篇示之其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㵎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覆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實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灌陽卿先生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二餐鹽豉而已不設盤饌一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侍御論覈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諭各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洊擢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而先生之素抱亦槪可見矣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